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五十七
七六

詳校官中書臣寶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譚

謄錄監生臣姚元開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卷五十六

宋 章如愚 撰

歷數門

天文器類

三家言天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
三曰渾天晉劉智云顓帝造渾儀黃帝為盖天漢蔡
邕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
多所違失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臺所用銅儀則

其法也立八尺之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察法斂以行日月步五緯官有其器而無本書

蓋天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包羲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故曰周髀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盆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地聳高相從日去地常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前行道為七衡六間每衡周經里數惟晷影以為遠近之

數又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隨磨而左回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低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夏陽多陰少日出即見故夏日長冬陰多陽少掩日之光

故冬日短 隋書負蓋志曰昔者先王正歷明時作
員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迴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迴右
行故圜規之以為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
以青為道於夏以赤為道於秋則以白為道於冬則
以黑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為道蓋圖以
定仰觀雖明而未可以正昏旦分晝夜故作渾儀以
象天體開皇以後靈臺以後魏鈇渾天儀測七曜盈

縮以蓋圖分列星分黃赤二道距二十八宿分度而莫
有更為渾象者矣 唐志蓋天之說李淳風以為天地
中高而四潰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遶北極常見者謂
之上規南極常隱者謂之下規赤道橫絡者謂之中規
及一行考月行出入黃道為圖三十六究九道增損而
蓋天之狀見矣削蔑為變與圖等自中樞之外均刻百
四十七度度之末旋為外規規外太半度再旋為重規
又為赤道帶天之絃距極三十五度為內規乃步冬至

日旋所在以正辰次之中按渾儀所測仰視小殊者由渾儀去南極漸近其度益狹而蓋圖漸遠其度益廣若攷其去極入宿數移於渾天則一也

宣夜宣夜之書絕無師法惟漢郝萌云天本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焉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速任情

其無所繫可知矣晉咸康中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為天高窮於無極地深極於不測天有常安之形地有居靜之體方則俱方員則俱員無方員不同之義也光耀布列各自運行葛洪聞而譏之曰苟辰宿不躔於天天為無用便可以言無何必云有之而不動乎稚川可謂知言之選也虞聳作穹天論云天形穹窿如鷄子幕其際周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

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日行黃道繞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至以為短長吳姚信作昕天論云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故日去人近而斗去人遠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淺故晝短自虞喜虞聿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

渾天春秋文耀鉤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虞書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璇璣者謂渾天儀也先儒或因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名璣第五名玉衡即以為北斗七星莫之或辨焉李淳風謂璇璣為渾天儀鄭元謂以玉為渾儀也

唐李淳風曰璇璣玉衡即渾天儀也王

蕃云渾天儀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璣衡又虞喜云洛下閎為漢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太初歷或其所製也和帝時太史揆候皆以赤道儀與天度頗

有進退至永元十五年詔賈逵造太史局黃道銅儀延
熹中張衡更以銅製於密室中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
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
水轉之於殿上室內令司之者閉戶而唱也以告靈臺
之觀天者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已没皆
如合符崔子玉為其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
才偉藝與神合契吳時王蕃以古制局小張衡所作又
復傷大而制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

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
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
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
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
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
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絃
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
外半在黃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

四少強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
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并二十五度
是也北極規道之行度日南至在子二十一度去極百
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
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
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
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
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

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此日冬夏至之度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

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
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
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日
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伏之
漏俱五十刻謂之晝夜同此日二分之度隋志曰梁華
林重雲殿前所置銅儀檢其鐫題是偽劉耀時孔挺所
造則古渾儀之法也宋何承天之徒咸以為即張衡所
造其儀畧舉天狀而不綴經星七曜魏晉喪亂沉沒西

戎義熙中宋高祖定咸陽得之然失之遠矣後漢命晁
崇修渾儀以觀星象後永興中詔造太史候部鈇儀其
制並以銅鈇惟星度以銀錯之唐志曰正觀初李淳風
上言云漢洛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各有之
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
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異
其說因詔為之至七年儀成表裏三重一曰六合儀二
曰三辰儀三曰四游儀皆用銅帝稱善置於凝暉閣開

元九年一行受詔改治新歷故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梁令瓚以木為游儀一行更鑄為銅鉄十一年儀成一行又曰靈臺鉄儀後魏蘭鮮所作規制朴畧制度不均赤道不動以考月行遲速多差淳風黃道儀以玉衡旋規別帶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鑄四游法頗難臣更造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中以立黃道交於奎軫之間二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黃道內施白道日壞則究陰陽朧胸動合天運簡而易

從元宗嘉之自為之名又詔一行令贊等更鑄渾天銅儀圖天之象具列宿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其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無幾而銅儀漸澁不能自轉而遁藏於集賢院其黃道游儀古所謂旋儀也其赤道當天之中以分列宿之度黃道斜運以明日月之行乃立八節九限校二道差數著

之歷經此渾儀之制也渾天象者其制有璣無衡梁末
祕府以木為之由斯而言儀象云二氣遠不相涉以則
張衡所造蓋亦止於渾天七曜而何承天莫辨儀象之
異亦為乖矣宋文帝元嘉詔錢樂之采劾儀象鑄銅為
之梁末置於文德殿前吳時陸績作渾象形如烏卵以
施二道不得如法又有葛衡改作渾天使地居天中以
機動之天動而地止以上應晷應到元嘉十七年又作
小渾天以白青黃三色珠為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居

黃道以象天運而地至其中宋所道儀象器隋大業初
移於東都觀象殿晉劉智曰顓帝造渾儀黃帝為蓋天
此二器皆古聖王之制作也說者乃云始自張衡非也
虞喜云洛下閎周而渾天又在張平子前也後漢賈逵
永元中造黃道儀張衡始以延熹七年更造銅儀後王
蕃陸績晁崇劉卓李淳風皆修渾儀之法

諸儒論三家異同漢末揚子雲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
其一論周天之度差其二論春秋分之日晝夜之刻不

同其三論星之見伏隨日之出入不同其四論天河之
曲直不同其五論二十八宿顯見之多少其六論日托
天而旋日出地下而影上行何也其七論日與北斗遠
近小大之異其八論北極為天轂二十八宿為天輻其
踈密不同何也其后桓譚鄭元蔡邕陸績各陳周髀考
驗天狀多有所違逮梁武帝於長春殿講義別綴天體
全同周髀之文善立新意以排渾天而已漢王仲士據
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之舊說天從地下過天何得從水

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今視日入非入也遠使然耳日月本不負也望之所以負者去人遠也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鷄子地如鷄子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隨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莫密於渾象也若天果如渾天者則天之出入行於水中為的然矣故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王生謂不可乎又曰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少許爾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后遂西轉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比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如磨石轉者衆星日月宜隨天而迴初在於東次徑於南次到於西次反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邊北去如此王生必謂

為不然者疏矣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耀不能復來
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所在不應都失見其所在也日
光大於星多矣今見北極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
明其不北行也若曰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北入之
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時乃大非轉遠之驗也王生以
火炬諭日謬矣又日之入西方視之稍稍去初尚有半
如橫破鏡之狀湏臾淪沒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轉北去
有半者其北都沒之頃宜先如直破鏡之狀不應如橫

破鏡也如此言之曰入而方不亦孤子乎又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如日月之員乎王生又云遠故視之員若審然者日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員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視見員不宜見之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體信不誣矣

以上用晉隋唐天文志所修

揚子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問蓋天曰蓋哉

蓋哉應難未幾也說者以蓋天為周髀

注云蓋天即周

髀也其本包義氏立周天之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而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則雄

於二者特取渾天而已古之論周髀者謂天地中高外下北極所臨為天地中日月周行於旁日近為晝日遠為夜論渾天者謂地居中而天周焉日在地上為晝日在地下為夜是以後漢張衡鄭康成陸績吳之王審晉之姜岌葛洪江南皮延宗錢樂之司徒皆祖渾天而傳

之蓋其眊精稷察災祥有足驗也

陳禮書

國朝太平興

國中張思訓造新銅儀言古之制作運動以水踈畧既多寒暑無準今以水銀代水運動不差詔置文明殿至道中韓顯符新鑄渾儀其制用雙規詔司天監築臺置之大中祥符三年造成詔龍圖閣移之其制為天輪二各分三百六十二度又為黃赤道亦管於側輪中測日月星辰行度皆無差皇祐三年李晦言重定渾儀已成欲乞依唐制從之熙寧七年沈括以新定渾儀進呈上

領之 宋朝會要

宋朝渾儀太平興國四年正月司天監學生張思訓造新渾儀成詔置文明東南之鐘鼓樓以思訓為渾儀丞

注思訓叙渾儀制度

云云

為七直人左撼鈴右扣鐘中

擊鼓以定刻數又十二神報十二時刻數定晝夜短長上列三百六十五度紫微宮及周天列象井斗建黃赤二道太陽行度定寒暑進退又古之制作運動以水疏畧既多寒暑無准臣今以水銀代水運動不差且冬至

之日在黃路表去北極最遠謂之寒晝短夜長夏至之日在赤路表去北極最近謂之暑晝長夜短春秋二分日在兩交春和秋涼晝夜復等寒暑進退皆由於此舊制太陽晝夜行度行皆行手運臣今所製取於自然又按唐開元中詔僧一行與梁令瓚及諸衛士造天儀鑄銅為日月周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天數度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輪絡此天外綴以日月合得運行每天西轉一匝日東行一度月

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輪有餘而日月會
三百六十轉而日行匝仍置木櫃以為木平儀半在地
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而有準又立二木人於地
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則自然撞鐘皆櫃中各於
鈞軸定交錯關鑠相持後銅鐵漸澁不能自轉不復行
用令思訓以木偶人為土直神搖鈴撞鐘及十二神自
執牌循環而出并著日月星辰皆須仰視其機轉之用
俱隱樓中觀其制度頗有開元遺象 至道元年司天

秋官正韓顯符造新渾儀詔司天監築臺置仍以其事

付史館

注

顯符衛新鑄儀制凡九事

云云

大中祥符

三年閏二月司天監言冬官正韓顯符造銅渾儀成詔
移入龍圖閣令顯符選學中可教者傳授其業十一月
召輔成觀銅渾儀其制為天輪二一平一側各分三百
六十二度又為黃赤道立管於側輪中以測日月星辰
行度皆無差 宣祐二年十二月司天夏官李用晦言
重定渾儀鑄造以成欲乞依唐李淳風一行舊制紀以

年月以永將來從之 治平四年十一月天章閣待制
孫思恭奉詔看詳翰林天文院渾儀如已得漢唐古法
即依製造渾儀雖依唐梁令瓚法其環固重大黃道運
轉澁滯經久未便其司天監渾儀遊規運轉却且依常
其黃道鑄定不動 熙寧七年六月同提舉司天監沈
括以新定渾儀進呈上召轉臣觀之數問括括具對所
以改更之理

土圭

表附

玉人之事以玉為圭而曰土圭者用以土其

地其長尺五寸非惟建王國用土圭諸侯之國亦用以
土其地但正四方不求地中也 周官大司徒曰以土
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
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
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康成曰景短於土圭謂
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則
地於日為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為近
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凡日影

於地千里而差一寸

陳禮書曰先儒謂天地相距八萬

里其升降也不過三萬里之中日景於表移一寸則於

地差千里張衡周髀之說皆然惟宋何承天曰六百里

而差一寸也後魏信都芳曰千里而差四寸則二百五

十里而差一寸也

典瑞以土圭致日月四時玉人曰土

圭尺有五寸以致日月以土地馮相氏曰春夏致日秋

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古者土圭必植五表地中植中

表千里而南植南表千里而北植北表東西二表相去

亦如之以四表明中表之正以中表定四方之中鄭司
農云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適與圭等謂之地中
是也王昭禹曰土圭橫植於地於圭之端立表以表端
之日影與土圭相齊無過不及然後見地之中疏曰度
景之法必於夏至為漏半為之取日正午乃得其端直
周禮圖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據中土圭之南土圭而
言也夏晝漏晝土圭在南得尺四寸景不論尺五寸不
與圭等是也於日為近南也故云日南則景短多暑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日北則景長多寒據
中土圭之北土圭而言也冬晝漏半土圭在北得尺六
寸景過於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也於日為近北也故
云日北則景長多寒 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據中土圭
之西土圭而言之是於日為近西也夏晝漏半中土圭
景得正時土圭在西者日未中乃得朝時之景故曰日
西則景朝多陰日東則景夕多風者據中土圭之東土
圭而言之是也於日為近東也夏晝漏半中土圭景得

時正土圭在東者日已昃矣乃得夕時之景故云日東則景夕多風 周公度日景置五圭於潁川陽城置一土圭為中中土圭之南千里置一土圭中土圭之北千里置一土圭東去千里置一土圭西去千里置一土圭為五圭天地相距八萬里先王立八尺之表以度日景天地之升降不過三萬里之中自地以至日不過二萬五千里以尺有五寸土圭測之蓋日景於圭差一寸則差千里先王以四表明中表正之以中表定四方之中

在地則無道里遠近之不均在天則無寒暑風雨陰陽之不和萬物得極其高大故至於阜得其宜由其道故至於安然後建王國焉匠人所謂晝參諸日景夜攷諸極星蓋如此也易巽為風言東多風蓋風之所屬者東方也五行傳以風屬中央失之矣 隋志曰先儒皆云

夏至立八尺表於陽城

周潁川地也

景與圭等尚書攷靈曜

曰日永景尺伍寸日短景尺三寸易通卦驗曰冬至之日植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景長短以占和否夏至景

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髀云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景一丈三尺五寸劉向洪範論曰夏至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分後漢魏宋之歷皆與攷靈曜同然或地域不改而分寸參差或南北殊方而長短難一蓋術士未能精驗也梁天監中祖常造八尺銅表其下與土圭相連圭上為溝置水以取平正揆測日景大同中太史令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陳氏惟用梁法至隋

開皇十九年袁充表曰隋興以後日景漸長又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今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宜取日長之意改元仁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

隋志

唐儀鳳四年

姚元辨奏於陽城測影臺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景正與古法同調露元年於陽城周公測影所得圭長一丈二尺七寸開元十二年命太史南宮說等馳傳往安南蔡蔚等州測候日影還與一行校之一行以南

北日影校量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其餘州測影尺寸如左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其餘州皆不同至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燦然皆古所未名

會要

水平法按匠人建國之制水地之垂置槷以垂眡以景夫槷則表也司徒言土圭而不言表匠人言表而不言土圭互文以見也水地以縣則旁植四木而縣繩焉以水望其高下所以求地之平既縣以繩而取其直又

以水而取其平然後於所平之地置塾焉於所平之中
央立八尺之表以懸正之眡日景之出入將以求四方
之正眡其出入之景可正東西而已又為規以度兩交
之間以求其南北則四方於是乎正然猶以為未也又
晝參諸日中之景互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四方正焉朝
夕皆正然後可以建王國

致日之法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則晷短故立六尺表
而景尺六寸日在婁而中日在牽牛而南近極星則晷

長故立八尺表而景丈三尺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星中故立八尺表而景七尺三寸八分

致月之法立春春分月循青道春分在東井貞於角下弦在牽牛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立秋秋分月循白道秋分上弦在牽牛貞於婁下弦東井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總論漢書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故晷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尺五寸八分冬至日

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晷長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去極中而晷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七尺三寸六分日陽也陽用事日則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為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為寒日失節於南則晷過而長為常寒日失節於北則晷短為常燠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循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并負於角

下弦於牽牛立秋秋分月循白道而秋分上弦在牽牛
貞於婁下弦於東井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
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春立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
分之望而在弦者以月得陰陽之平故也然日之與月
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也君居中而佖臣旁行而勞君
近臣則威損臣遠君則勢盛威盛與君異勢盛與君同
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光闕未望則出西既望則
出東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蓋是言也

刻漏隋志曰昔黃帝創觀漏水以分晝夜

梁刻漏經云

刻漏之作肇乎黃帝之世宣乎夏周之代

其後因以命

官周禮挈壺氏下士六人掌挈壺以令軍井凡軍事垂壺以序聚櫓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元曰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正義曰四十八箭據漢法而言也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各百刻四十八箭者取倍乎

二十四氣也

隋志曰其總以百刻分于晝夜凡有四十

一箭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
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數所以分時代守周衰齊詩東
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
能掌其職焉

正義曰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

今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數也

周天之星二十

有八而星之辰十有二辰之度三十有奇十二辰之
度三百六十五有奇星辰循天而左旋日月星辰遡天

而右轉日陽也舒而遲故暮而周月陰也盛以速故一日而周日月舍於辰則為月十有二會則為歲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日之短長參差不覺先王於是刻箭沃漏以揆此挈壺氏所由設也蓋月之行也斗建寅則出巳而漸北斗建午則出艮而漸南漸北則春分而箭加長漸南則秋分而箭加短不過百刻而已故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蓋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為節明常

先於日出昏常後於日入則日出之前二刻半為明日
入之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禪晝故夏至晝六十
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二分之
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自春分至夏至晝所增者九
刻有半自夏至以至秋分所減者亦然自秋分以至冬
至所減者十刻有半自冬至以至春分所加者亦然挈
壺之法蓋為箭四十八以候二十四氣大率七日太半
而易其一箭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為準賈公彥

謂漏水壺內以没箭為度蓋各述其聞而已雖浮没不同大槩一也故以火爨鼎則使之不疑守壺則使之不差施之於軍事所以嚴守警施之於朝廷朝夕之禮亦常以是為節焉然春官鷄人凡國事為期則告吉時而齊詩特罪挈壺氏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鷄人告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挈壺氏而已

漢興武帝詔謝延等定東西之畧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亦未盡理哀帝又改用晝夜一百二十刻尋亦廢

光武亦以百刻九日加減法編於申令為常符漏品和
帝時霍融言不如夏歷漏刻隨日南北為長短乃詔用
夏歷刻漏用四十八箭

張衡以銅為器以玉虬吐漏水

為兩壺右為夜左地晝此渾天儀之制也終於魏晉相

傳不改宋何承天以前代諸漏春分晝長秋分晝短差
過半刻遂造漏法春秋二分晝夜漏各五十五刻齊梁
因而不改至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
得八刻仍有餘分以晝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八刻

馬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是時陸倕作新漏水銘

曰則于地四參以天三金方甬負之制飛龍吐納之規

以考辰正晷陳文帝命太史造漏依古刻為法周齊因

循魏漏晉宋梁大同並以百刻分于晝夜隋開皇中袁

充上晷影漏刻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

驗漏水之節然充以私智改舊章未為精密又有張胃

元劉焯漏刻並不施用大業初耿詢作古歌器以漏水

注之獻于煬帝善之因令依後魏李蘭所修造隋志

宋朝初司天有挈壺正掌司辰刻置文德殿門外之東偏左右漏刻之法有水秤以水為衡衡上刻曰天河其廣長容水箭以木為之著時刻更點晝夜更用制度精巧未知作者誰蓋唐五代用之久矣唐朝殿前報時舊有詞梁以來廢景德四年復用舊詞

如發鼓曰日欲暮

魚鑰下龍韜布之類五更皆然

天聖八年燕肅上蓮華漏法其制琢石為四分之壺刻木為四分之箭以測十二辰二十四氣隅十千百刻分

晝夜四十八箭一氣一易

二十四氣各有晝夜故有四

十八箭歲統二百十六萬分刻箭上又有渴烏銅荷之制詔王立等攷定立害其黃道日躔不應今崇天歷不可用罷之至景祐元年燕肅奉詔與楊惟德測驗並合天道而寸度以為久難行用差章得象及馮元詳定乃造百刻水秤別添水壺等凡定奪三年而卒用焉

國朝

會要

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為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

以没刻為度蓋各述其所聞而已雖浮没不同大槩一也禮書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密陸機有賦孫綽有銘

占候類

候氣西漢志曰冬至極短垂土炭炭動以知日至孟康曰冬至先三日垂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至則土重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故天子常以冬至夏至御前殿合八

能之士候鍾律權土炭於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
景長極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
景短極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又曰候氣之法為室三
重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卑外高
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折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
至者炭去殿中候用玉律惟二至乃候

雲氣周禮眡祲氏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
祲曰象曰鑄曰監曰闇曰瞢曰彌曰序曰濟曰想及隋

志曰海旁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羊
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舡幡旗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
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之北氣青渤碣海岱之間氣
皆正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又曰韓雲如布趙雲如行人
魏雲如鼠鄭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困車氣乍
高乍下往往而聚凡候氣之法氣初出若雲非雲若霧
非霧初出在桑榆上高五六尺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
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 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

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物色也視日旁之雲色降下

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青為虫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

黃為豐

上注

正月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

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左傳五

年

永平二年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注元氣

天氣也王者承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時之氣也故望

之焉

明帝紀

春將禘于武宮梓慎曰吾見赤黑之祲

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

簋入而卒

左昭十五年

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

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弭蔡有大喪注氛氣也時魯侯不

行登壇之禮使梓慎望氣也

昭二十年

羣書考索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卷五十七

宋 章如愚撰

律歷門

星官類

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
司地帝嚳亦式序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夏有昆
吾商有巫咸周之史佚宋之子韋魯之梓慎鄧之裨
竈晉之卜偃魏之石氏齊之甘公楚之唐昧越之尹

臯皆能言天文察時變也漢傳天數者有李尋之倫
光武有蘇伯况郎雅光能參伍天文後張顧為太史
今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三國吳陳卓始列
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宋元嘉中錢樂
之鑄渾天銅儀以朱墨白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
數隋高祖平陳得善天官者周墳并得宋渾天儀器乃
命庾季芳等參校周齊梁舊圖刊其大小正彼疎密
準三家星位以為蓋圖煬帝又遣官四十人就太史

局別詔表充教以星氣業成者進聞以參占驗史臣
於觀臺訪渾儀見元魏趙崇所造者以鐵為之乃周
武帝平齊所得隋開皇三年以置觀臺之上唐因而
用焉

以隋晉志脩

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

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命羲和出納日月考中

星以正四時舜則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古者天
人之際推候占測為術猶簡

唐天文志

羲和酒淫

廢時亂日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

徂征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叛官離次俶
擾天紀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馮相氏掌十二歲
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
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 馮乘
也相視也登高臺以望天文之次序 上注 保章氏掌

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以十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以詔救政訪序
事 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 左桓

十七年

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朔日有食之辰在申

司歷過也 哀公十三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

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

也 詩人所謂婚禮土功必候天星春秋書日食星變

傳載諸國所占次舍伏見逆順周禮測景求中分星辨

國妖祥察候至漢以後星經歷法皆出於數術之學唐

興太史李淳風浮屠一行尤稱精博

唐天文

天文類

天文經星經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張衡云文耀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衆星布列體生於地精成於列各宿錯峙若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為二十八舍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

中宮北極五星鈎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曜而極星不移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座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鈎陳後宮也大帝之居也北四星曰文御宮勾陳口中一星曰皇天大帝抱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佐北極而出政授度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下九星曰扛蓋之柄也又下五星曰五帝內座扛旁六星曰六甲極東一星曰柱下

史北一星曰女史傅合九星在華蓋上亦曰胡兵南河

中五星之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一曰伯樂西河中九

星曰鈎星天一星在紫宮中門右星南天帝之神也太

一星在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也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

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

也一曰長垣天營旗星東垣下五星曰天柱門內東南

維五星曰尚書三納言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宮門

左星內二星曰大理主刑門外六星曰天床西南角外

二星曰內厨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厨比北極紫宮次舍
北斗一星輔一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
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
四星為璇璣杓三星曰玉衡又曰斗為人君之象也號
令之主也又為帝車取運動之義又第一星曰天樞為
天二曰璇為地三曰璣為日四曰權為時五曰玉衡為
音六曰開陽為律七曰瑤光為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
為杓石氏云一主天主秦二主地主楚三主火主梁四

主水主吳五主土主燕六主木主趙七主金主齊魁中四星為貴人之牢輔星傳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西漢志曰杓攜龍角衡中南斗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斗運乎中央臨制四方移節度定諸紀皆係乎斗北斗之次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祿司中五曰司命六曰司寇

西漢志曰

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與此不同此六星曰內

階相一星在北斗南總領百司以集衆事太陽星在相
西西北四星曰勢天牢六星在魁下北文昌宮之次太
微天子庭五帝之座也一曰為衡主平也又為天庭十

二諸侯之府也其外藩九卿也南藩中二星間曰端門
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之象也左
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
一曰上相二曰次相三曰次將四曰上將西蕃四星一

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次相四曰上相皆曰四輔也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贊賓客也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朝坐會之所居也北三星曰九卿內座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此太微之次黃帝座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天子動得天度則五帝座明黃帝座不明人主求賢以輔法四帝星夾黃帝座東方蒼帝靈威仰之神也南方赤帝赤

燥怒之神也

西方白帝白招拒之神也

北方黑帝協光

紀之神也

北一星曰太子太子北一星曰從官帝座東

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門之內所以擁蔽帝庭卽
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卽將在卽位武賁一星在太微
西蕃北斗常陳七星在帝座北此五帝座之次三台六
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
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
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

為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為天階大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以相陰陽而理萬物也南四星曰內平近職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太尊貴戚也此三台之次攝提六星直斗標之南主建時節焉楯以夾擁帝座西三星曰周鼎大角在攝提間大角者天王座也北三星曰梗其北一星曰招搖其北一星曰天戈招

搖與北斗杓間曰天庫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女床三星在紀星北天棊五星在女床北七分七星在招搖東三公之象也貫索九星主法律九星皆明天下獄煩天紀九星在貫索東織女三星在天紀東東足四星四漸臺西足五星曰輦道左右角間二星曰平道西一星曰進賢亢東咸西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鍵閉一星在房東北鈞鈴主闔籥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候一星在帝座東北宮者

四星在帝座西南宗正二星在帝座東南宗人四星在
宗正東宗星二在候星東天江四星在尾北天籥八星
在南斗柄西建星六星在南斗北東南四星曰狗國北
三星曰天鷄天弁九星在建星北河鼓三星旗九星在
牽牛北旗端四星南北列曰天桴離珠五星在須女北
天津九星橫河中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王良五星
在奎北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前一星曰策星
閣道六星在王良前傳路一星在閣道南天將軍十二

星在巽北大陵八星在胃北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
中一星曰積水昴西二星曰天街卷舌六星在昴北五
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西北大星曰天庫窮星曰天
倉東南星曰司空西南星曰卿星其中五星曰天潢潢
南三星曰咸池東南六星曰諸王其西八星曰八穀天
闕一星在五庫南日月之所行也東井鉞前四星曰司
恠西北九星曰坐旗西四星曰天高西一星曰天河南
河北河各三星兩河開日月五星之常道也河南三星

曰闕邱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南三星曰天樽積水一
星在北河西積薪一星拒積水東水位四星在積薪東
軒轅于七星在七星北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南三
星曰天相軒轅西四星曰燿燿北四星曰內平少微四
星在太微西一名處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也西四星
曰長垣此周天之雜星 並隋書

二十八宿二十八舍之度最多者莫如東井其次莫如
南斗度之少者莫如觜觿其次莫如輿鬼

東方角一星為天闕其間天闕其內天庭黃道徑其中
七曜之所行左角為天田主刑右角為將主兵亢四星
天子之內庭也氐四星天子之宿宮房四星為明堂天
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又為四表中間為天衢為天
淵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間北間曰陰間七曜由乎
天衢則天下和平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亦曰天廐
又主開閉為蓄藏又北小星為鈎鈴房之鈴鍵天之管
籥明而近房天下同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

堂天子位為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尾九星後宮之場亦為九子色欲均明小大相承則後宮有叙箕四星亦后妃之府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

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進士又主兵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須女四星天少府也主布帛虛二星三宰之臣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危三星主天府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為主功

事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主以兵禁暴婁三星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胃三星天之厨藏主倉廩五穀府也昴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又為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為天街黃道之所經畢八星三邊兵戈獵月入畢多雨觜鵬三星為二軍之候參十星白獸之體中三星主將

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主水衡輿鬼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奸謀柳八星天之厨宰七星主衣裳

文綉張六星主珍寶而又主天厨翼一十二星天之樂府主夷狄遠客軫四星亦主冢宰輔臣也並晉書

十二次度數角亢氐壽四星在辰鄭兗州角十三亢

九氐十五房心大火在昴宋豫州房五度心三度尾

箕析水在寅燕幽州尾十八度箕十一度斗牛女星紀

在丑吳越揚州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三度虛危元

枵在子齊青州虛十度危十七度營室壁訾媿在亥衛

并州營室十六度壁九度奎婁胃降婁在越魯徐州奎

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

昴畢大梁在酉趙冀州昴

十一度畢十七度觜觶參實沈在申晉益州觜一度參

十一度東井與鬼鶉首在未秦雍州井三十三度鬼三

度柳七星柳十五度星七度張三河十八度鶉火在午

周三輔或曰三河翼十八度軫十七度鶉尾在巳楚荆

州

七曜日月天之運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

違天而東日有中道黃道也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

晷短冬至至於牽牛南遠極故晷長春秋分日至婁角
去極中而晷中皆去極近遠之差晷景短長之制也陽
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
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故為涼寒此寒暑之表日有九行
青白黑赤各一道其交必於黃道故為九
立春春分東

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
夏至南從赤道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
星為候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

星皆臨之也律歷志曰日月相推日合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隋志曰東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西陸謂之秋北陸謂之冬按月令孟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

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四時日行陸惟五月未正自仲至季皆在以此考之則漢志信然而隋志未必然

日道發

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歛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陸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並漢志太元經曰日一北而萬物生日一南而萬物死揚子雲曰日未望

則載魄於西至望則終魄於東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斗網之端運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至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劉歆歷日之與月其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然觀君居中而佚臣旁行而勞臣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故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明缺禮書星傳日者德也月也

刑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灾異消矣禮記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故日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故月食

五星歲星東方木主春仁也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

木氣則罰見歲星

史記曰義失罰出歲星非也

主齊吳

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熒惑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近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主楚吳越以南心為明堂熒惑廟也鎮星中央季夏土信也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故四星皆失填為之動

南斗填星廟主王子史記曰德禮義刑殺已失則四星

之動搖

太白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

傷金氣罰見太白亢太白廟也主大臣

史記曰殺失者

罪出太白

辰星北方冬智也水也聽也智虧聽失逆

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主刑主燕趙

史記曰萬失

名罰出辰星

七星辰星廟也

晉志

太史公曰五星色

白圜赤圜青圜黑圜皆凶黃圜則吉五星同色天下偃

兵百姓寧昌西漢志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以歷

推之從歲星也

魏高允謂崔浩曰漢元年冬十月五

星聚東井此方歷數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浩
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
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東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
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
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二星之聚而恠一星之
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
言後歲餘允謂浩曰果如君語五星以前三月聚於東

并非十月也四朝志曰凡五星差行惟熒惑太白與諸星不同有南侵狼座北入瓠瓜變化超越獨異他星

東坡曰金水常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予考之十月為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耳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謠之也 太歲在寅日攝提格在卯日單闕在辰日執除在巳日大荒落在午日敦牂在未日協洽在申日涒灘在酉日作噩

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
若各分為十二月 七曜總論七政之行遲速不同故
其復會為甚難日之行也一歲一周天月之行也一月
一周天歲星以十二年而一周鎮星以二十八年而一
周熒惑以二年而過周惟太白辰星附日而行或速則
先日或遲則後日速而先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晨見
東方要之周天僅與日月同故亦一歲一周焉惟七政
之行不齊如此其所以難合也而世之觀漢史者見其

論太初之歷曰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遂以為五星會於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推而上之至於渾元之初其數之精密无有餘分故有是言在太初實未嘗如合璧如連珠也五星之行其最遲者莫如鎮星試以鎮星攷之漢高元年五星聚東井盖鶉首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二十年也鎮星二十年而一周當是時鎮星之周天盖以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已進在元枵之次矣安得有日月如合璧五星

如連珠起於牽牛之初乎夫日舒而月速當以二十九日半強而相及蓋月行速而日行舒故也故一歲之周凡十有二會焉以其序而言之十有一月會於星紀之次十有二月元枵正月訾陬二月降婁三月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夫會而為晦晦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之行速漸遠於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其遠於日也三百七十四度有奇是之謂

一近一遠三為弦此謂上弦也其行甚遠而與日對去
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是謂相與為衡分天之
中為望蓋日與月相望故也其行過中遠於日也二百
七十四度有奇其謂之近一近一遠三為弦此謂下弦
也上弦在於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在於十五日
此其常也與弦或退則是七日或進則在九日下弦或
退則在二十一日或進則在於二十三日望或退則在
於十四或進在十六此其變也

渾儀

十二辰十二土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
王侯之所國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土十有二壤保章
氏以星土辨九州所封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蓋九州十
二域或係之北斗或係之二十八宿或係之五星則雍
主魁冀主搖青兗主璣揚徐主權荆主衡梁主魁陽豫
主搖光此係之北斗者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媿訾
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
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係之二

十八宿者也歲星主齊吳熒惑主楚越鎮星主王子太白主大臣辰星主燕趙代此係之五星者也然吳越南而星紀在丑齊東而元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東西南北相反而相屬何耶先儒以謂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觀春秋凡言占相之術以歲之所在為福歲之所衝為灾故師曠梓慎裨竈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歲在越而吳不利歲淫元枵而宋鄭饑歲棄星紀而周楚惡歲在豕韋而蔡禍歲及大梁而

楚凶則古之言星次者未嘗不視歲之所在也

禮書

中星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月令旦昏之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猶書於七星或舉其名或舉其次皆互見也

禮書

月令四時昏旦之中

星皆協二十八宿之度惟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夫弧建二星不預於二十八宿之列而月令云爾者蓋

弧屬於井建屬於斗故也歷書舉昏旦中星者取其示人
以中而已如仲春之月昏東井中旦南斗中然考之
二十八宿東井南斗其度最闊中春昏旦井斗之度雖
中井斗之星甚遠故秦之為歷慮其非示人以中之意
乃視井度之中其昭然當中者莫如弧星故取以代井
焉視斗度之間其昭然當中者莫如建星故取以代斗
焉其實弧屬井建屬斗耳賈逵曰建星即斗星謂建之
度即斗之度此說是矣若李奇謂古以建星為宿今以

牽牛為宿是大不然

渾儀畧說

月令仲春之月昏弧中

按尚書之日中星鳥不同者如鄭康成之意南方七宿
總為星鳥并鬼則鳥星之分故云鳥星與此同也按仲
夏昏亢中尚書云日永星火不同者按鄭谷孫顥云星
火非謂心也卯之三十度總為大火其為大火之次有
星者月令舉其月之初朔書則總舉一月之初中故不
同也按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書云宵中星虛仲冬之月
云東壁中書云日短星昴不同者亦是月令舉其初朔

尚書總舉一月之初中理亦不異孔安國注書一所舉
星者皆云七星並見是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

禮記

正義

三辰五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
於下其於人皇統三德五事於中故三辰之合於三統
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合於五
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
土合於鎮星三辰五星相經緯

劉歆歷

十二風十有二風風之生於十二辰者也考之傳曰陽
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則變矣八風各四十五日
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
風兌為闔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卦不過八則
風亦八而已言十二風者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六
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而四維之風皆主
兩月艮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而立夏亦
清明坤曰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為不周風而立冬

亦曰不周風所以為十二風也保章氏以十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鄭曰十二辰皆有風吹律以知和否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无功是時楚師多凍則其命乖別也審矣

八風八風從律而不好

樂記

謂十二月律也樂音象八

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應八節條風者條者生也明庶風明庶者迎衆也清明風清明者芒也景風景者大也

言陽氣長養也涼風涼寒也陰氣行也閭闔風閭闔者

咸取養也不周風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也廣

莫風廣莫大莫也開陽氣也正文注季札聘魯觀周

樂曰五聲和八風平襄二十五年舜曰惟聖人知樂

之本以通八風孔叢子天漢起没天漢起東方徑其

尾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為南北二道至天津下而合西

南行又分而東南行在七星南而没晉隋志天雲漢

自坤抵艮為地紀唐天文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津

也
兩雅

祥瑞三皇邁紀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

漢志

伏羲有

神龍負圖之瑞炎帝感神龍之生黃帝受命有雲瑞寶
鼎之祥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少昊鳳鳥至堯時甘露
降芝草生醴泉出又有蓂莢生於庭舜時簫韶九成鳳凰
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禹時天雨金三日亦嘗雨稻
塗山之會濟河黃龍負舟劉敞外紀龜書畀似之應商
元鳥隨卵而生契並史記又有白狼銜環之異嘉禾同

本而異秀其大盈車瑞應圖周姜嫄踐巨人之跡而生
稷武王之興白魚入于王舟有火至于王屋流為赤色
鳥史記或曰齊桓將伯高祖入秦五星聚房高祖生而
有交龍之祥又有赤帝之瑞芒碭雲氣之異冬十一月
至霸上五星聚東井此高帝受命之符客謂張耳曰東
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文帝
時黃龍見成紀武帝元符元年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元
鼎四年得寶鼎后土祠旁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

之歌元始三年幸東海獲赤鴈作赤鴈之歌宣帝初卧
居數有光輝神爵元年詔曰嘉谷元稷降于郡國神爵
仍集金芝九莖產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竒獸南郡獲
白虎威鳳為寶東濟大河神魚舞幸萬歲宮神爵集其
改元神爵是後鳳凰五至改元五鳳三年甘露降改元
甘露夏黃龍見新豐又改元黃龍成帝時犍為郡於水
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言宜興辟雍庠
序雅頌之音

西漢

光武生而赤光照室中中興獲赤伏

符

強華士云四七之際火為主

白水真人王莽

改金刀

為貨泉或以貨泉字為泉

龍飛白水鳳翔參虛

張衡兩

都賦

光武謂馮異曰我夜夢乘龍上天建武中鳳凰見

陳晉雨穀形如稗實中元中醴泉湧出京師朱草生嘉

禾一莖九穗光武嘗自謙每郡國上靈物輒抑而不當

並東漢

明帝永平中王雒山出寶鼎灑湖出黃金麒麟

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又甘露降於甘陵芝草生神

爵集詔賈逵作頌章帝時鳳凰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

降嘉穀滋生郡國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

東漢

魏文帝生黃龍見於譙明帝景初黃龍見有司奏宜以

建丑為正上黃吳時黃龍見武昌嘉禾生會稽因以改

元黃龍嘉禾

三國志

魏青龍中張掖郡寶石負圖有石

馬七後司馬氏興晉武帝大始中嘉禾生於酒泉一帶

十莢

宋書

有白雉之頌林邑獻馴象後有五馬渡江一

馬化為龍之謠元帝中興之兆有日重暈皆以為中興

之象

晉書

唐高祖時野蚕成繭太宗曰比見群臣上表

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後魏之世吏
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自今惟大瑞
表聞嘗有鵲巢寢殿槐上左右賀上曰常筴煬帝好祥
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遂命毀之太子室中產素芝十
四莖並為麟鳳之形高宗龍朔中含光殿前麟趾見改
元麟德三年鳳凰集改儀鳳元宗開元中潞州獻瑞應
圖謂宰相曰往者史官惟記災異將令王者懼而修德
故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勅天下不

得奏祥瑞代宗大歷中澤州進慶雲圖制曰以時和年
豐為嘉祥以進賢遂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草異木自今
諸道並不須進德宗正元詔曰所寶惟賢至如嘉禾神
芝奇禽異獸蓋虛美也宜停進七年梓州言嘉禾生麟
食之一鹿引群鹿隨焉使工圖之以獻文宗開成中詔
以慈惠恭儉為休證人和年豐為上瑞諸道祥瑞並不
得奏聞 太宗時長孫无忌曰嘉祥又還陛下推而弗居
今史官閣筆无以示後帝曰瑞應之來當勞心以答天

地耳 會要

五代唐明宗即位焚香祝天願早生聖人為中國主二
年而太祖生於洛陽神光滿室異香達于外至今俗呼
為香兒營太祖時有瑞文馴象玉鳥皓爵之瑞詔和峴
作樂章昭憲生太宗時夢神人捧日置懷而孕雍熙中
獲一角獸太宗曰珍禽異獸無益於事非所尚但得時和
歲稔人安俗阜乃為上瑞淳化元年宋炎奏踐祚以來
郡國所獻羽族之瑞三十七蹄角之瑞三十六草木之

異雲露之應不可勝紀上謙遜不以示外願付史館宏

詞編

真宗大中祥符間太山天書降上東封觀外郡獻

嘉禾顧左右曰天下豐稔即祥瑞也

寶訓

仁宗時河北

進芝草是日雪上曰今日嘉雪大滋宿麥自勝芝草之

瑞聖政

議論歐陽公五代史曰自秦以來尤多祥瑞予讀蜀書
至龜龍麟鳳之類所謂王者之嘉祥莫不畢出於國或
以為王氏不足以當之但視時之治亂可知也龍之為

物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雨為得致令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可以為妖鳳之遠來有道之應今數至或出於庸君謬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豈可為瑞哉麟獸之遠人也故孔子書西狩獲麟譏之也如堯舜湯武之世麟未嘗一出而當亂世孰知其為瑞哉此數物者皆出於蜀雖可以為瑞物亦可疑也庶幾或者有作焉班彪王命論推王者之興瑞應之異世系之短長固非好奇論以夸耀時俗也蓋天子之貴神明之祚可

得而妄處哉固未見運世無功本德不紀而能崛起在
此位者也司馬遷作史記其紀述三代之世系而因元
鳥以生履巨跡以孕白魚赤鳥之瑞亦累累言之不厭
孟堅之贊高祖則遠推其世系之所從出而知其為帝
堯之後芒碭之雲當道之蛇此豈可以常理論哉二史
最為精簡豈猶有費辭正以天位不可幸而得其杜窺
窬之意深矣是故陳嬰之母自念其家勢之微不欲嬰
之暴貴韓淮陰智勇無敵甘心於高祖之服正以為帝

之興為天授非人力也

灾異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上射十日民皆喜商太戊立桑穀共生於朝伊陟曰妖不勝德帝政其有關歟帝從太戊修德而桑穀死高宗祭湯有飛雉升鼎而雉祖已訓王先修政事史記成王初周公攝政管蔡流言而公居東時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啓夫金縢之書曰冲人不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出郊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大熟國語曰

幽王時山川皆震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承於是乎有地震劉向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是日月薄蝕而無光其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霜降失節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幽傷此不和之所致也至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星隕如雨者一火災十二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周道遂不

復興宋景公熒惑守心宋之分也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君有人君之言宜有動於是果徙三度史記齊景公彗星見當齊分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不勝第星將出彗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不勝第星將出彗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曰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百姓怨苦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可勝衆口乎景公懼而修德十六日而滅晉梁山之變召伯宗重人

曰國主山川故山川摧竭則君為之不舉降服而徹樂
祝幣史辭以禮焉雖伯宗若之何昭公四年大雨雹申
豐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灾鄭人鑄刑書士文伯
曰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鄭其敗乎十七年日食祝
史請用幣昭子曰日食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
伐鼓于朝禮也冬有星孛于大辰裨竈言於子產曰以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戊寅風甚皆火裨竈言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

天道遠人道邇竈馬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與亦不復火漢文帝元年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

出胡日史書其異而无其應或以為呂氏陰盛餘氣所

感是不然意者帝方以德化天下愛民惟恐傷之所以有災異之證而无其應二年日有食之詔舉賢良以正

不逮景帝時日食旱蝗星孛无歲无之武帝六年有星孛于東井長竟天遣王恢韓安國擊越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汎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元狩四

年長星出于西北衛青霍去病各將五萬騎伐單于元封二年瓠子河決命從臣將軍以上皆負薪塞河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又有星孛于三台望氣王朔言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報其德星云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自立上林有柳木枯僵自起生此宣帝興之兆也宣帝元年地之缺也對曰物之自然未必闕人事今責躬自省未必不為福也長壽三年三月大雪蘇味道將賀王永禮曰此灾也乃

誣為瑞若三月雪是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玄宗開元七年日食素服俟變徹樂宋璟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君子耻言浮於行苟至誠以行不必數下詔也初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宋璟蘇頲願且停東都之幸姚崇曰太廟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不可信從先是二月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德宗正元中司天奏是日太陽虧是時以陰雲不見百寮稱賀

諸儒言灾異仲舒治國推陰陽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藁未上主父偃竊而奏焉於是下吏劉向見洪範陳五行陰陽休咎之証乃集春秋至春秋灾異之說紀推迹行事著其占驗號曰洪範五行傳焦延壽長於言灾異八八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為候各有占驗京房用之尤精孟康曰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是二至二分之一日京房以六十律相生之法占

陰陽寒燠風雨

後志

翼奉元帝初上封事曰知下之術

在六清十二律而已北方好貪狼申子主之東方陰賊
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南方惡廉貞寅午主之西方
喜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樂行
奸邪辰未主之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
陽物各以類應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
未主奸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月建前是人主左
右邪人之氣郎顛父崇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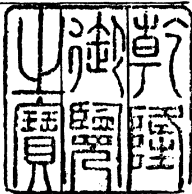
謂候四

方四隅之方能望氣占候吉凶顛亦夜占象度並漢書

京房說凡日食不以每朔者名曰薄杜預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日蝕日月相會月掩日故日蝕李吉甫曰日月運行遲速不齊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率二十九日半而與日會又月行有南北九道之異或進或退若晦朔之交日為月所掩故有薄蝕之變劉歆說凡日食君能修政則灾消福至不能則福息禍生故經書灾而不記其故蓋吉凶

无常隨行而成禍福也蘇曰仲尼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星之變必書而月蝕不紀解之者云月諸侯道也夷狄象也彼有虧王者中國之政勝故不為灾或云盖取詩人彼月而蝕則惟其常之義也仲舒言星孛者惡氣之所生也劉向謂五星羸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劉歆說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左氏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灾陳蕃上火灾疏曰惟善政可以已之魏明帝崇華灾高堂隆曰推禮修德可以勝李固曰地震地者陰也法當

安靜今也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張行成吳
陽君象也地陰臣象也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地震焉
宜深思以杜其萌仲舒曰天心仁愛人君必示災異以
警懼之春秋末周德雖微數十年間无災青者天所棄
也



羣書考索卷五十七